

戲劇中體會模擬人生 無障礙劇團 帶領演員超越界限

「擁抱不完美」彷彿是每個人畢生都在琢磨的課題，身體或是心靈的缺陷多少給生活帶來了阻滯和挫折，我們無時無刻都要學習和它們共處。「糊塗戲班」於2013年成立「無障礙劇團」，一直致力於將社會上不同能力的人士，包括：視障、聽障、動障、心障以及健全人士聚在一起，通過共融戲劇展現共融與平等的信息，讓參加者發掘自己和別人的潛能，將個人生命中的缺口轉化成突破口。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部分照片由受訪單位提供

疫境之下，糊塗戲班無障礙劇團將帶來勵志劇目《逆風而行》。創作班底包括剛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新秀獎（舞蹈）的編舞曹德寶、服裝設計巫嘉敏、面具設計鄺晉樂、燈光設計劉銘鏗、音響設計溫新康以及作曲阿飛等，還有80多名不同能力包括視障、聽障、動障、心障和健全人士同台演出。演出以非洲14歲男孩威廉·坎寬巴在逆境中求存的真實歷程作為藍本，描寫主角韋恩斯因為遇上連年乾旱，無法耕種，陷入糧食短缺的危機時，在當地努力用垃圾研發風車，帶來水源和電力來改善村裏的生活。「我們都很想透過這個故事去表達一個人面對困難的時候，必須要有克服和堅持的信念。」《逆風而行》的編劇、副導演魏綺珊認為，這是任何時候都很值得拿出來跟觀眾分享的故事，尤其對於面對逆境的人有相當的啟發性。

舞台上盡顯無限可能

「我寫劇本的時候從來不會考慮演員健全還是有任何障礙，我要表達什麼就寫什麼。」《逆風而行》其中一個情節講述一個農夫耕田，魏綺珊提到農夫在大部分人心目中都是四肢健全的人，但是本次戲裏的農夫卻有坐輪椅的演員。「可能看上去不是『make sense』，但我正正要告訴觀眾舞台帶來的可能性。」魏綺珊希望通過戲中的細節與情節，來告訴觀眾只要配合適當的工具和方法，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任何事，從而讓觀眾能夠對「無障礙劇團」的理念有深刻的

反思。她又舉例，戲中有一場舞蹈演出，演員並沒有用雙腳去跳，反而將輪椅的滑翔成為舞蹈主要的元素，最後排練出飛翔效果。《逆風而行》導演陳文剛和魏綺珊強調，無論在寫劇本、選角等過程中從來都不會刻意去「遷就」任何人，反而會着重選出真正適合去做的人選，然後才去思考如何解決技術上的問題。例如在布景設計上多花心思，要是有輪椅上落的話就會將樓梯改為斜坡，方便演員的進出，這些都是在選角以後才給演員「特別訂造」解決問題和障礙的方法。「每一部戲都不一樣，每次我們都會按照不同人的參與靈活變通，不會一成不變，沒有一本通書可以用到底。」陳文剛說。

在三年前的劇目《天虹戰隊》中，陳文剛與魏綺珊希望找一個合適的演員演繹一個有很多對白的角色，包括一整場獨白。曾經找到一些很能說的演員去飾演，但效果不理想，後來他們遇上一位聽障的朋友，讓他嘗試用手語來表達內容，再配合他平時豐富的面部表情，演繹得異常到位。「結果那一場讓人非常感動。」魏綺珊憶述。陳文剛希望大家知道演員不是導演的棋子，戲劇應該是經過兩方面的磨合，逐次產生新的作品，這個過程每次都是因為與不同的人碰撞，才能擦出屬於每個劇目獨特的火花。

參與戲劇 放下生活成見

讓魏綺珊感到印象深刻的，還有在排練中所認識的視障人士，在對劇本、記台位的時候，比一般的演員記得更清晰，因為他的腦

海中已經有一個三維的地圖，而觸感和聽覺也比其他人靈敏，工作人員只要將位置、步數告訴他，他就馬上能夠記下來，在下一排練時運用。除此以外，這位視障朋友除了記住自己的點字台詞，還把對手的台詞都背了下來，是在眾多演員裏面第一個處理好劇本的人。魏綺珊分享自己在這些年的排練過程中所觀察到的不同能力和擁有不同障礙的人，他們雖然有些東西失去了，卻在另一方面比健全的人要強很多。

「我聽過一個參加完無障礙劇團的視障朋友說：『我以前覺得自己看不見東西是世界末日，但在當中認識了輪椅朋友以後我發現我的生活沒有想像中那般不便。』」通過「無障礙劇團」，魏綺珊認為不單單是演員開闊了眼界，生活上多了一份同理心，也給他們幕後的工作人員帶來更多角度去看事物。「我們所謂健全，其實會存在盲點。很多時候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實際上是有些能力沒有好好去運用。」魏綺珊說。

「做自己當下的最好」

被問到無障礙劇團帶來的演出與一般劇團的演出有什麼不一樣，陳文剛和魏綺珊一致強調，他們從來沒有去追逐世俗的標準，只是希望所有演員能夠「做自己當下的最好」。「當時成立『無障礙劇團』的目的不是為了大家可以演戲，而是希望他們從過程中學習面對日後的生活。」陳文剛憶述當時



魏綺珊（左）與陳文剛通過共融戲劇展現共融平等的信息。



一百多位無障礙劇團團員選劇中角色。



「無障礙劇團」給所有人提供同等參與舞台藝術的機會。

成立「無障礙劇團」的初心是希望來自不同障別的人能站上同一個舞台，並非放大個人缺陷，反而是希望通過共融戲劇開闊自己的知識面、增加與其他障別的人交流的機會，同時發掘自己的不同方面的能力，尋找問題的出路、發現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與此同時，陳文剛相信即使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障礙和限制，但這些限制給一個人衍生了額外的能力。

「『stereotype』總會存在於不同人的腦海中，但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這樣會限制了人的可能性。」陳文剛認為無障礙劇團不論在身體還是心靈上能夠帶領參加者過渡，甚至超越自己的極限，而只要衝破了心靈極限就能影響個人的身體機能。「演員未必當一輩子，但是做人卻是一輩子，當演員離開了舞台，盼他們能夠帶著正確的價值觀和領悟到的想法面對人生。」陳文剛和魏綺珊皆認為演員在舞台上建立了團隊精神，互相支持，才能完成一部好的劇目。他們期望演員能夠將這種精神應用到生活中，以生命影響生命。

矛盾源於缺乏認知

不同形式的共融藝術近年在香港雖然開始受到關注，但仍然沒有成為主流，欠缺硬件配套是其中一個原因。魏綺珊認為香港的表演空間和場所本來就不足夠，設有無障礙設施的場地更是少之又少。另外，即使西方國家劇院的硬件沒有比香港先進，但「無障礙」的概念卻要比香港超前很多，比如劇院會特意安排工作人員協助，甚至親手去抬輪椅人士進場觀看劇目。

陳文剛認為這反映西方國家的人對於不同障別人士有足夠的認知和尊重。反觀，香港人對於不同障別的認識理解不足，導致彼此之間容易產生矛盾。「政府要負責的太多，還沒有足夠的配套去宣揚對不同障別的理解，因此坊間的團體就承擔起這個責任。」陳文剛說無障礙劇團可以讓觀眾多感受和認識不同障別人士的世界，潛移默化，化解人與人之間的誤解和錯覺。

《逆風而行》將於9月11日至13日於元朗劇院演藝廳上演。因疫情反覆，以防未來演出有變動，請讀者留意無障礙劇團網站 <https://www.hih-hk.com/>，以獲取最新信息。

香港舞台復演迴響 抗疫抗逆抗天命的《一水南天》

劉穎途（作曲、編曲、音樂總監）與張飛帆（編劇、作詞）前後花了七年時間打造的香港本地原創粵語音樂劇《一水南天》，是香港舞蹈團與演藝家聯會十三年前音樂劇《邊城》之後再度合作的製作，亦是在康文署轄下的演藝場館，因疫情關停五個月後，於疫情和緩的六月底有條件下「復演」的首個大型演藝節目。

該劇2017年已先行經過圍讀，這次演出，只能使用一半座位，觀眾要全程佩戴口罩，合共演出了十場。如以自負盈虧的主流音樂劇來說，場租即使減半，亦難實現，就此而言，已見出這是很不一樣的音樂劇製作。

具有史詩性劇力

《一水南天》整個製作具有史詩性的強大戲劇力，藉著男主角陳一水從香港西環三角碼頭一個無名之輩走上米業大亨的傳奇，以1920年前後到1941年被日本侵略陷前夕的香港作背景，在舞台呈現出能激動人心引發觀眾共鳴的無數場景。但就演出表現來比較，卻是「戲」優於「歌」，「歌」優於「舞」。歌唱上的表現力相對較弱，舞則是整個製作中所佔分量相對最輕。同時，兩幕十七場戲，近二十首歌曲的設計，雖能營造出很強的戲劇性矛盾衝突，但仍可刪減一些枝葉。

《一水南天》的五位主要演員：男主角陳一水（陳健豪飾演）、女主角徐老海（謝茵茵飾演）和方玟（彭恩視飾演），兩位主要配角翁少鴻（陳榮華飾演）和鄭九鼎（邢灝飾演），都是科班戲劇或舞蹈訓練出身的演員，即使在「聲樂指導」的「惡補」下，都不易在歌唱表現上能即時提升，這是「戲」優於

「歌」的原因之一。

更主要的原因是《一水南天》的取材與主旨，並非一般大型老匯歌舞劇的「歌舞昇平」情節，劇終的大合唱，亦非「最後所有困難迎刃而解大團圓結局」的歡歌熱舞大場面，而是香港史詩性的「言志」之作。不僅是「抗逆」，更是「抗天」，要發揮這種張力與劇力，節奏氣氛便很重要，布景、服裝與燈光等舞台技巧便發揮了很大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歌曲都較簡短，重唱亦不多，舞蹈分量亦要減少，不然便拖慢節奏，這正是舞蹈分量未因香港舞蹈團的參與而加强的原因。如以為這是「娛樂性」豐富的大型老匯歌舞劇，那便是「美麗的誤會」，有個別觀眾半場便退場，便不知是否和此有關了。

百老匯式音樂劇的「公式」，大多讓觀眾從不易滿足的「現實」中，走向舞台上的歡樂世界，而達到「移情」效果。《一水南天》的言志式取向，亦存在於歐美的音樂劇製作中，但受眾較少，因此，亦多是小型製作，小劇場式演出。此類言志式音樂劇取材亦與命題，大多嚴肅或史詩性，其中亦有些能取得成功市場效應的大型製作，如《孤星淚》（Les Misérables）。其實，即使像《孤星淚》所推銷的，何嘗不是在現實世界中不一定能出現的理想世界，是一種浪漫成果，那同樣是一種「移情」效果的產品呢。

開放式結局弔詭

《一水南天》列於演出節目表上的歌曲，第一幕十場共有十二首，第二幕七場共有九首，有合唱、獨唱、對唱、小組唱，合唱中亦有領唱（獨唱）穿插，形式堪稱多樣。歌曲的設計安排，除能配合劇情發

展，亦能緊弛結合，除能營造戲劇矛盾起伏對照的張力張弛，亦能穿插有輕鬆、富有趣味的歌曲，得以在嚴肅的命題情節發展中，能讓觀眾的情緒亦得以舒展，而不會感到過於沉重。當然，從舞台上響起強烈樂音，沉厚的燈光映照著粗線條設計的西環三角碼頭的場景，第一首歌曲《天命》的歌聲響起，已將「天命可抗」的命題唱出，正好作為全劇壓軸大合唱抗天命的歌聲前後呼應。

《一水南天》講的是香港故事，不僅唱的是廣東話，好些歌曲標題都是廣東口語，如第一場陳一水與不諳廣東話的「外江佬」鄭九鼎唱的《呢啲嘢嘢》，第三場的《找晦氣》；而第八場的《問米》更是語帶雙關的廣東話。至於歌詞中活用的廣東口語就更多了，其中甚至用上了一些潮州話的粗話（劇中三角碼頭背景便是潮州人苦力的地盤），這除了增添香港地道的生活色彩，亦讓此一沉重的史詩性主題，多了點輕鬆趣味。

其實，劇中的歌曲選材，詞與曲的風格與處理手法，獨立來看，其中有很多首都很有獨特個性和趣味；如第四場「水坑口」，由陳一水與鄭九鼎帶領著街坊合唱《石頭粥》，取材與表達手法都有特色；第八場「萬昌盛行」，小玟玟與陳一水對唱，講解米的A-B-C的《問米》，第十一場「金陵酒家」，陳一水與鄭九鼎的二重唱《為富不仁》，都展現出各個角色的不同性格。第十六場陳一水與鄭九鼎在九



音樂劇《一水南天》第一幕第四場「水坑口」演唱《石頭粥》的場面。

周末好去處

CHAT 六廠 推出多元#CHATwithYou 網上項目

CHAT 六廠即將推出#CHATwithYou 網上項目，包括由不同展覽策人帶領的網上導賞，藝術家黃榮法以獨特的講座式展演形式探索自我、時間及回憶等概念，退休車縫女工郭杏蓮透過影片分享昔日製衣工作生涯點滴等，以及香港製造：前輩分享會——與本地多位織造人士及專家對談，了解本地製作的故事，並一睹「歡迎來到香港市集！」的新展品（為陳廷驊基金會展覽常設展覽「紗廠絮語」的新元素）。

CHAT 六廠亦會推出一系列網上互動工作坊，包括拼布工作坊——以CHAT 六廠2016年駐場藝術家田口行弘的創作（今期展品之一）為藍本，由CHAT 六廠紡織項目團隊教授基本拼布技巧，帶領參加者在家中進行藝術創作。其他手作體驗包括鑄錫工作坊，靈感來自於次展出的藝術品。CHAT 六廠期望觀眾透過#CHATwithYou 多元網上節目，在家中也能上網觀看展覽，與CHAT 六廠各團隊、藝術家互相交流，溝通、學習、分享製作紡織藝術品等，讓CHAT 六廠繼續陪伴大家，以藝術攜手共度抗疫時艱。

參與形式：由8月20日起開放予公眾網上預約
首個網上項目將於2020年8月27日開始
網址：<https://www.mill6chat.org/>

《紫·在北角匯》花夏祭

如果說，日本櫻花是春臨大地之象徵，那麼紫藤花便是迎接夏日的見證。踏入盛夏，香港疫情仍反覆，令不少人產生抗疫疲勞。為了給港人防疫生活打打氣，繼早前「櫻花祭」大受歡迎後，北角匯帶來《紫·在北角匯》花夏祭，以福閣的河內藤園為藍本，在商場二期戶外海濱公園打造3,000呎紫色花海，當中包括全港首條20米長紫藤隧道、彎月形紫海花田、3大巨型蝴蝶裝置，加上各種紫調燈飾等，將北角海濱道染成紫色夢幻國度，讓市民可在補給物資途中，保持社交距離，在戶外海濱漫步兼賞花，放鬆繃緊情緒，治癒心靈。

日期：即日起至10月4日
地點：北角匯1期及2期